

舵穩致達



楊政達 花蓮慈院外科加護病房專科護理師

Stay Steady and Self-Actualized -

A Profile of Cheng-Ta Yang, SICU Nurse Practitioner,
Hualien Tzu Chi Hospital

■ 文 | 吳宜芳、黃秋惠

楊政達，花蓮慈濟醫院外科加護病房的第一位男性專科護理師，自從小時候畫錯大學的志願卡，人生出現了「護理」這個職業選項後，累積了許多跟「生命」有關的第一次：在急診的第一次 CPR、電擊、第一次看著病人在面前無救、身旁還有他的家屬，第一次把尿導出來、第一次做心臟按摩、第一次抱著燒焦女童軀體……轉

眼間他在花蓮慈院服務快十年了，已經是不需再累積臨床第一次的資深護理前輩了。

志願少塗個零 走進搶救生命的世界

「我當時連慈濟大學都不知道，就只是填（志願卡）格子的時候少劃一格，我要填的是 014，卻以為 0 不用劃，只劃後面



👉 2004年楊政達（後排左一）大學三年級於花蓮慈院外科病房實習，為病人慶生合影，前排左二為謝美玲老師。（謝美玲提供）

1 和 4 兩個數字……」原來，楊政達要選的是機械工程、交通工程之類的理工科系，幾乎沒有填醫療或農學系，更不可能填護理系，「如果當初沒填錯，應該就是念中興大學都市計畫之類的科系，（跟現在）完全不一樣的路。」而 14，就是慈大的護理學系。

楊政達心裡一開始就打算重考，但沒有告訴家裡，他還是先報到開始上大學，整個班上只有 4 個男生，其他全是女生，高中就讀的臺中一中全是男生，不適應也是自然的。他一邊念書、一邊打工賺錢、一邊準備重考，不讓家裡多花錢，靠自己張羅，隔年大學推甄放榜，上了還不錯的他校生科系，但這時他決定了，要留在護理學系。楊政達說：「因為已經有很多同學進入生科領域，參考了他們的意見，再加上我一年級在系上的成績不算太差，所以就先把護理讀到畢業，到時候再看。」

四年級的實習課程，楊政達印象最深的是急診，許多第一次，到現在都還歷

歷在目，例如那一次接手的事件還上了晚間頭條新聞，楊政達回憶著，「大炳學長離開一下，叫我先在檢傷處待命，他一會兒就過來，結果他一走剛好救護車開了進來，一瞬間，感覺是有一個東西就丟在我身上，整個都是焦灰色的，看得到臉有洞，才覺得是小朋友，就在想是不是掉到泥巴，因為皮膚上都像是乾掉的泥巴泥球這樣子，後來我聞到味道不對，是燒傷的 case。」政達接著說：「原來是爸爸去（花蓮）北埔的中華電信繳費，留一對姊弟在車上，結果火燒車爆炸，這個小姊姊從車後門跑去前面救弟弟……」

在急診實習階段，楊政達對自己做了一番評析，覺得自己學科念得可以，實作也不弱，冷靜的個性也符合臨床需求。他那時想著，在急診的任務就是把病人的生命徵象穩定下來往後送，那在後送端，處置方式會是如何「起死回生」？埋下了他投入重症護理的種子。



對未來搖擺的時刻 老師邀約定向護理

2005年6月楊政達大學畢業，2月在花蓮慈院的一件大事他也有參與到。那時合心樓蓋好了，急診、外科加護病房要搬遷，全體動員，他們系上同學也都去流點汗、出點力。他回憶，「當時有硬體沒有人，護理部缺了一兩百人，我畢業的時候護理部章淑娟主任來系上招生，希望大家留下來，我們這屆當時畢業45個留下來了33個，而且也是第一屆(護理師國考)考照率百分百。」

雖然考上了護理執照，但他不是這33個同學中的一個，不是他不留下，而是他必須去當兵；不過，他對成為護理師，沒有很踏實的感覺。即使到服完役，政達也還沒有很確定要走護理這一行，在想是不是自己創業，也有學長邀約去大陸讀中醫系……退役回到臺中家裡，爸爸看不慣兒子在家裡待著，催促他去找工作。

過不久，接到謝美玲老師打來的電話，跟他說花蓮慈院的加護病房缺人手，他便答應老師。因為這個環境有許多認識的同學，女朋友也在內科加護病房，工作累積經驗也順便存錢，而且對急重症還是比較有興趣的，服役時也是醫務士官，當時還考了EMT執照。

謝美玲老師也不是隨便找人填空缺的，而是她對楊政達有一定的肯定，美玲老師說：「我是在帶實習的時候對政達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他是非常實在的學生，邏輯思考能力強，他當時跟我說：『老師，我覺得那個病人躺在那個地方，他應該知道我們在做甚麼，如果今天我躺在那裡，我不

能講話，但不代表我的意識是不能說話的。』這句話讓我感動，政達心思非常細膩，可以看到心理深層的東西。」

壓縮時間快速成長 生手變資深

就這樣，2007年，楊政達簡單收拾行李，再度回到花蓮，正式到外科加護病房報到，開始三個月的試用期。花蓮慈院的外科加護病房，屬於綜合型，除了一般外科，也包含了心臟外科、神經外科等等，算是海納各種外科個案的綜合型加護單位，讓新人的學習是要繃緊神經。

「我剛到時要從頭學每一科，而且，病人身上管路很多、藥物也很多，一個病人身上可能十條點滴。你那個時候一個人顧兩個病人，有時候遇到很危急的病人，十條點滴，那些引流管可能也十條，那機器可能五六臺，每一臺又比如有十個參數，總共有五六十個參數在那邊(要)看，我才剛加入這個團隊，壓力很大。」

政達不論上下班，一直看書，強迫自己成長，不會就學，不懂就問！從訓練通過試用期，然後可以獨立作業，一路進階，經小組長訓練、燒燙傷訓練、專師訓練，成為資深護理師，也才不過三年的時間，他一點都沒有停。

2010年，他上完專科護理師訓練課程，取得國考執照，成為外科加護病房的第一位男性的專科護理師。

歡喜醫療的進步 珍惜當下的時間

在外科加護病房第4年時，政達自己也是新手爸爸，照護一位肝癌末期的爸爸，讓他很有切身感，也學習，當生命眼看不可逆轉時，護理可以怎麼做。

這位爸爸的狀況已經沒甚麼治療空間，不過他才不到四十歲，小孩才一、兩歲，進到加護病房來每況愈下，血壓心跳都不穩定，這位爸爸有天跟政達坦承，其實當初是佯裝肚子痛進急診的，因為怕醫師不治療，政達問他為甚麼要這樣做？這位爸爸說：「就是想要活下去，小孩還小，非常想要活下去。」

「一般來說，有治療機會，就是製造一個環境空間讓病人慢慢好起來；沒有治療空間，就會跟他講『善終』這些事情。」這位病人最後還是走了，過程中，政達和這個爸爸說，「治療過程都是蠻辛苦的，醫護都會盡力，不過，接下來睡覺的時間會愈來愈多，要把握跟家人相處的時間。」讓爸爸把握「離開」前的有限時間與家人道別。

雖然治療有大原則，但政達也在臨床

看到了許多不可知，甚至可說是奇蹟，「有一個個案的狀況跟上述的爸爸一樣，升壓藥、連續性洗腎用了一個月，血壓降到四十、全身水腫、瞳孔也沒甚麼反應，科學上的生理評估在在表示生命徵象很差，電解質亂七八糟，在身體裡面都像是中毒反應，可能時間不多了，但他在加護病房躺了一個多月後，好轉出院，也回去上班了。」這樣的例子給了政達一些反思：「曾經有一段時間你會覺得病人就是這樣子，好就好，不好就不好，很兩極，但其實中間是有一個模糊地帶存在。」也就是說，醫護該為病人努力的，就盡量去做。而真的盡力了仍避免不了，也練習和病人一起準備臨終的到來。

有一天，楊政達走在路上遇到一個病人家屬，特地對他說：「謝謝你們在我



👉 擔任專科護理師，工作接觸的面向更廣，楊政達也樂於接受挑戰。



爸爸最後那段時間，（讓他）不會太不舒服。」那是一個多月前的事，那位阿公年紀較大，醫護團隊盡力搶救，但最後還是因敗血症不治。「大部分時候，病人好起來會謝謝你，不過我是第一次遇到，病人不好還來謝謝我的。」

隨著待在急重症領域的時間愈久，政達看到醫療的進步，例如：以前沒有連續性洗腎機，有些病人可能一百個有八十個都走掉了，現在能搶救更多病人；醫療與護理在許多方面一直有改善，可是照顧著一個又一個的病人，總是會面對醫療的極限；他也在更新自己的人生觀，不會太去計較執著，更珍惜相聚的時間，因為很難控制活著的長短。

專師溝通有方法 耳濡目染感謝爸爸

楊政達擔任病房小組長的期間，開始行政與組織管理的工作，成為專師之後，這方面的歷練很有幫助。

「從一個人顧兩個病人、接著照顧學弟妹，然後要知道每個人的能力範圍，

成為專師後，一次手上有十五到二十個病人……」聽著政達說出自己的溝通面向突然一下變廣更複雜，甚至有時要請資深學姊聽自己的，難度會不會太高了？

他反而覺得行政與人際關係對他來說，問題不大，政達說：「可能以前在學校有參與系學會，我爸在農會工作當主管，從小就很常看長輩們討論事情，人與人之間的相處，就不要刻意規定要做甚麼，提點就好。」

美國參訪開眼界 未來改進的藍圖

臺灣的專師護理師學會每一至兩年都會有出國的課程，政達在護理部主管的鼓勵下報名並獲錄取，院長表示，既然要去美國就多學習一些，了解當地的醫院與社會政策，如何進行流程管理，所以就從原本十天的參訪拉長到兩個月。2015年4-6月的美國行，對政達來說，收獲超過想像。

他看到在美國的專師可以說是百花齊放，在每個領域都有其一席之地，在美國超過半數的州，有些專師可以獨立作業，

楊政達於2015年4-6月到美國進修，與醫院同仁合影，也抽空與美國慈濟志工上街為尼泊爾震災募款。（楊政達提供）



不歸屬在醫師或醫院之下。而且，美國的護病比很合理，專業分工很細，但相對地，成本非常高。所以在美國看醫生很不方便，制度上是讓相對較嚴重的病人先進急診，確保急診不會被輕症病人癱瘓，將資源保留給需要的人。此外，他也看到了醫療系統與都市計畫契合的地方，見證雲端電子資訊系統的效率和效益。

雖然現在臺灣的專師制度才在起步階段，但政達看到了未來得以發揮的可能性。

重視健康 珍愛家人

怎麼在家庭和工作間取得平衡？「其實就是互相體諒，我工作兩年多結婚，家裡還是一切以我太太為主，她的班別比較規律，可以配合小朋友。」政達和太太張菀茹是同班同學，大學二年級開始交往，現在是「專師夫妻檔」，太太是內科系專師，「我們比較像是互補型的，有時候她講的主題我不懂，反而不會起衝突。」

政達想起有一陣子待在醫院的時間特別長，上班就是一直講話，詢問醫師病人的照顧問題，和不同科別溝通，結果「有次下班後上街買東西，頻繁出現的醫療名詞還在腦中徘徊……這也算是一種職業病吧！所以我回家就怕吵都不看電視，就看書、上網、陪小孩、做家事。」

六歲女兒還特別提醒他：「爸爸，我看你白天也去上班、晚上也去上班，放假的時候也去上班耶！」政達才意識到家庭生活好像真的太缺少了，所以有時間就全家在一起，出去戶外走走都好。「也曾經有放假出去玩的時候，突然醫院來電話的情況，我就請姊姊和弟弟『自由活動，爸爸要出動了』，他們其



楊政達一家四口全家福。(楊政達提供)

實不會任性，反而會說，希望那個人能夠好起來。」

護理工作的壓力，從政達的態度上看不出來，但他的體重曾破八十公斤，是後來把衛教病人的方法用在自己身上，現又恢復標準身材，找回護理工作的節奏，維持身體的健康，維繫家庭的幸福。工作之外，也擠出時間規畫去挑戰百岳，登大山。

「我爸其實一直到我(大學)畢業都沒改觀，不認同我讀護理，只是後來是聽人家講說讀護理薪水也不錯等等，他對這一行也一直都不是很清楚。」楊政達也不急，他要用時間和能力來證明，來彰顯護理工作的價值。☺